

喜欢雨天。尤其喜欢山水中的雨，山水中还有小屋的雨。雨慢条斯理、稀稀疏疏地下起来，山、水、小屋，还有人，抻在了一起。寂寥的时光，寂静的心情，一点也没有寥落的不安。

这会儿下雨了，雨意清凉。华亭文社是个老宅，雨顺着一棱棱青青的瓦当，齐刷刷地落下，像珠帘。我喜欢一个人在这儿看雨。坐在晚明的柏木长凳上，看天井的青砖上，种出了一朵朵雨花。倚着二楼的南窗，透着珠帘，看窗下可以拾级而至的南俞塘，碧绿的水，流向华亭湖。

有一条船多好，可以淡淡地在船篷里听雨。看一条船也好，浓浓地看到了船篷里听雨的感觉。

慢慢地看着，慢慢地成形成了一首诗：“淡抹溪山浓抹雨，中间花叶坠缤纷。澄心堂纸世曾有，李后主词人尽云。何处朱颜还历历，此时春水亦殷殷。离人心事溪山里，欲忆溪山忽忆君。”

在雨天，山水淡淡的，朦胧和远。雨是浓浓的，也就它造就了此时的景致和心情。雨天，不时夺目的花叶，闪动着雨的绸缪和空灵。

喜欢雨天，还因为可以写字玩。毛笔，写宣纸。雨天里，纸是潮润的，写起来，字会淋漓漓漓，还会有一种被鼓舞起来的气质。笔含着墨在纸上行进，开枝散叶，花开花谢，像有星辰陨落，像有鹰隼踊跃。万类生命其实都是水做的，如它足够善良和青葱。

潮润的纸，潮润的好纸，是字的家园。最好的纸是澄心堂纸。说澄心堂纸好，从来的评语是“肤如卵膜”，还有说是“肤卵如膜”。前者说它像蛋壳、薄膜，后者说它被养护得像薄膜一样。“卵”字，有“蛋”，还有“养护”的意思。

这种天下最好的纸，出现在唐代。到了李煜那里，像是遇见了自己。它住进了南唐烈祖的澄心堂，也有了“澄心堂纸”这个好名字。宫廷也下雨，可惜不是李后主指望的那些雨。生死无已，一场场不如意的雨，泻在了澄心堂纸上。

苏东坡在他的笔记里，不时会提到潘谷这个人。生在徽州潘谷，除了会做墨、砚，竟然还会做澄心堂纸。李公麟画《五马图》、欧阳修写《新唐书》，还有宋人汇集《淳化阁帖》，纷纷起了永久的心思，都选用了澄心堂纸。还有蔡襄，写过一尺牍，寻求澄心堂纸。不知道他求得了没有。只是这个尺牍，渐渐地生存了下来，成了今天还在的《澄心堂帖》。

董其昌也有过澄心堂纸。他说，这纸太好，哪敢下笔啊。那年，他该是在今天的华亭湖边说的。他这一说，不单是澄心堂纸，还有案前的纸，都在今天的雨中潮润了起来。

我没见过澄心堂纸，但见过一些好纸。乾隆恒版角花笺，当时是梅景书屋的长物。金声送我了，我斗胆写了。后来，听说董桥是原样装框挂在书房的，不觉冒了冷汗。再后来，在京郊万荷堂，也是一个下雨的时候，看黄永玉在大幅乾隆纸上画的画，还看见沿着纸边写着的一行潮润小字：“不用无理，用了可惜”，一时又有了不甚自卑的胆气了。

我竟然还敢想，如真有了澄心堂纸，会在上面写些心事。

当然，谁也不会怀疑，澄心堂纸，这种天下最好的纸，首先是属于李煜的。他遇见这种天下最好的纸，也像是遇见了自己。南唐烈祖的澄心堂，有了天下最好的纸，和他所写的天下最好的词，才留下名来。

帘外雨潺潺，今天依然。想起了流衍在山水里和好纸上的美丽的离愁，还有无尽的别绪。那一年的春水向东流去了，流到哪里，是不必远虑的。那一年的朱颜不曾改变吧？现在在哪里，也是无须挂念的。一时间想到了，就在了，就是了。

这会儿，我在华亭湖不远的一个老宅。下着雨。

自学者的好处是充分自由。没有课程框定，没有考试催逼，阅览室翻书，灯下读书，网上聊书，尽可听从内心召唤，由着兴趣来。但是，享受自由的同时，何妨再加点点约束。

漫漫5年，面对中文专业29门课程，倘不是考进华东师大夜大，接受严格制约，凭我这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”的性格，料定会半途而废。真不要轻率地否定教科书构建的体系。经由自学道路成为印度大数学家的拉玛奴贾，会熟练地处理数论领域的顶级难题，却对若干数学基础知识表现生疏，传记作家叹息：“在他身

上，知识的局限和知识的深刻程度同样地使人惊奇。”自学者的知识结构容易带有“狭而深”的特点。深，当然好；狭，却糟糕。现代学校设置的科目历经调整，提供的基础知识正具备系统完整性，耐着性子读完它，不啻是给自己取长补短。

我最感激夜大的，是逼着我读完大学英语。成年人读外语，难度陡升。此前有两回，已买来教材，跟着广播学，可惜都3分钟热度，兴奋一过，惰性来袭。据悉，跟学广播英语的逾半数如我般，虎头蛇尾。即使有条件请家教，亦非长策。在回答陶亢德如何

学日语时，鲁迅的方案是上业余学校，指出个人教授“为博学者的心计，往往迁就，结果是没有好处。学校却按部就班，没有这弊病”。

主要问题更出在学生。在

自学者寻觅“约束力”

司徒伟智

脱离严格监督的场合，一个自学者稍欠自觉，则会任凭兴趣，顺水流舟，避难就易，自我松懈直至自我原谅，还读得好哪一门书？“自学往往是空话，如果不是系统地钻研，那就得不到任何重大成就。”恩

格斯致魏德迈信中讽刺的恰好是他们。

自学者，要学会寻觅约束力才好；其物化形式，即夜校、旁听、培训班等等。须知不止老师，同学也能给你约束：

济济坐一堂，比试加互助，不知不觉间，“蓬生麻中，不扶自直”，共同成长。上海市业余工大曾于上世纪80年代作

过统计，“文革”前三届共1482名毕业生，嗣后任职工工程师、技术科长乃至厂长、总工程师以上者达716人，成长轨迹鲜亮可鉴。查阅一番名家大师传记资料，许多也精于此道——近则有沪上周勤之院士回忆年轻

“诸侯之宝三：土地，人民，政事。宝珠玉者，殃必及身。”——《孟子·尽心下》

西周列土封侯，则相关之“土”即为各诸侯之根据地。地域范围之大与小，生态环境之优与劣，耕田质量之好与差，诸侯自然念念在心。他们本能地认为土地是宝。

仅有土地，还只是空泛的疆域，谈不上什么实际利益。核心是要有人，有广大民众。国家生产劳动力，战争兵员，都依赖民众，所谓“民为邦本”是也。孟子已然认为“民为贵”，则在劝导诸侯时当然要他们以人民为宝。除《周礼·地官·大司徒》所载“大司徒之职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，以佐王安抚邦国”外，“人民”一词大概最早出自孟子之口。学者曾为人与民的初始含义有过争议，这里不论。显然，古代多单音词，人与民是分开用的。孟子的“人民”已是双音单词，泛指社会大众，此义于今仍旧。

至于政事，国家的政治大事，之所以是诸侯之宝，乃因领土完整、人民幸福均靠其保证，即利以之兴，害以之除。政事，是诸侯维持自己统治权的核心内容与手段，亦是衡量诸侯良莠的重要标志。孟子让诸侯以政事为宝，是说对其要高度重视，做到准确无误。在春秋时代，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（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）。战国时代，大体仍旧，尤其战争乃是重中之重。然而，孟子心目中的国之大事，或说政事，却主要是“民事”。滕文公问孟子治国之道，孟子只答“民事不可缓也”

开心乐园。我跟随着他们，一起游玩。因为舅舅背负着历史的债，舅妈处处小心，但是我从未感觉到里弄里邻居们的歧视。

拐过泰康路，不远处有一家冷饮店，门口一个很大的电风扇，路过的行人常常驻足，吹一会儿凉风。店内几张简陋的木桌椅，水泥地面，卖冷饮的上海阿姨穿着白色的工作衣裤，干干净净的，手脚特别麻利。晚上，表哥总领着我去这家店里吹着凉风，吃一块光明牌中号的冰砖，四角钱一块，是惬意的日脚（日子）。那香甜的味道，现在想起，意犹未尽。表哥总是陪同坐着，看着我吃光，自己从未吃过。年幼的我，当时并没有多想。

淮海路上有一家上海皮鞋店，每一年来都会再买一双丁字黑色的皮鞋，七元钱一双，可以穿一年，因为脚一直在长，所以每年都会去的。在那个年代，在我的同伴中，也是非常奢侈的事儿了。

我的那两个表哥，一直在艰苦的条件下成长，舅妈虽在外面唯唯诺诺，

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。接着长篇大论讲述土地制度、税收政策、教育方针等等。这些与民众生产、生活密切相关的“民事”才是孟子认为需要急办的。实际上，孟子想说的是“仁政是个宝”。这在拙文后面的解读中会数次说明。

孟子告诫，诸侯如果以珠玉为宝，祸害一定会降临到他身上。其实，人有好奇心，有爱美需求，有贪婪欲念，看重珍稀的珠玉不足为怪。问题是国家统治者之心思、精力用在珠玉上，就不是小事了，会形成奢侈、腐化之风，会耽误国家政务，会造成国际摩擦，会影响国家命运。仅以众人皆知的和氏璧故事为例，司马迁写来是为了表现秦相如的智勇，但在今人看来，秦、赵两国因一块玉璧闹出严重的外交纠纷，十分可笑。

周武王克商之后，其弟姬奭被封为召公，是核心大臣之一。召公曾作训政之文，有言曰：“玩人丧德，玩物丧志。”“不宝远物，则远人格；所宝惟贤，则迩人安。”（《周书·旅葵》）前者意为：狎侮别人是没有道德，玩要宝物会丢掉志向。后者大意：不以远方的奇物为宝（因而不去侵犯和掠夺），那么远方的人就会归附；所宝贵的只是贤才，那么近处的人就会安定。可见，不宝珠玉等奇物是先贤的一贯教导，孟子再次强调罢了。

遗憾的是，几千年间不宝珠玉的诸侯、帝王，没有几个。联想到如今盛赞现存历代皇宫珍宝，不免觉得缺少一些辨析，价值导向问题多多。

诗二首

秦史轶

游平落古镇口占

雁归平地落云霞，
醇酒香茶胜似家。
欣见清流穿市过，
座间一曲唱梅花。

邛崃文君故里

妻妒夫漓叹同心，
奇志异才共枕衾。
十载王门如玉赋，
一朝绿绮觅凤琴。
临邛城外蒲萧密，
卓氏井中澧水深。
旌旆渐趋茂陵北，
奈何苦作白头吟。
注：史载司马相如作《如玉赋》获汉梁王赏识，得“绿绮琴”。

对儿子们却是严加管教，他们从小不仅仅学会了马大嫂(买、汰、烧)，更加懂得严于律己，规规矩矩。80年代初期，他们因为出色的成绩被澳大利亚大学聘用，舅妈跟随儿子远走，舅舅因为糖尿病眼睛几乎瞎掉，他结束了在江西颠沛流离的大半生，和妻儿团聚。他们走后，我再也没有去过思南路，那个曾经的外婆家。



孟子选读

孟子选读

孟子选读

孟子选读

大约在一百万年以前，当时地球处于冷却时期，地底下隐藏着大量的热岩浆。岩浆承受着高热、高压，其分子被聚集成致密的、干净的晶体状态。这些分子和碳（即硬煤）的分子一样，我们把它们称为“金刚石”。

金刚石，最早是在印度的河床里发现的，并且在漫长的时间里，人们只是在世界各地的河床里去寻找它们。

19世纪中叶，在非洲，人们不仅 在河床里，而且在离开最近的河床数英里，在奇特的黄绿色干黏土中发现了它们。这就导致了用采掘的方法来寻找金刚石。

当黏土的一小块圆形顶层被移开后，就会看到，黄土逐渐变成带有黄绿色的坚硬的岩石，这里面就含有金刚石。于是人们开始在这一区域工作，再往下深挖几千英尺。这就是开采金刚石矿的现代方法的雏形。

今天，人们已经知道，金刚石的真正出处乃是古代火山的山麓。人们把火山称为“管道”，因为它们像一根通向地底下的管子，根据颜色，把“管道”里的岩石叫做“蓝土”。

为了开采这“蓝土”矿，人们先沉下一口矿井，然后打通一条通往蓝土矿层的隧道，再用电钻松动矿石，将矿石弄到地面上，经过软化，它被压碾，直到留下最大最重的颗粒为止。这些东西都掉落在涂有一层油脂的铸铁台子上的水槽中，金刚石被油脂粘住了，而其他材料就被水流带走了。

金刚石

孙延生

十日谈

夜大春秋

夜大的文
凭到了国外还有用吗？请看
明日本栏。